

曲園叢書

14
484
18



門字
號 484
卷 18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德清俞樾

春秋繁露一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
楚莊王

樾謹按楚靈稱子而討疑若得之矣然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以三君者之賢焉不得焉則凡諸侯之得之者殆非所以為褒而適所以為貶也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明王道焜本注曰殆恐是不待未達斯旨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樾謹按況字絕句言春秋之辭多以況譬而見此其所以文約而法明也凌氏曙注本讀是字絕句失之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樾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國此蒙人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屬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

樾謹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中閒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

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二等節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閒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

封相提竝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
竝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于
其閒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
未敢率議遷迢然不可不知其誤也盧氏文弼注引
錢說以爲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
爲竹林篇之錯簡耳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樾謹按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五
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
曰疑猶恐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

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然則
疑與恐同矣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
義同傳寫奪不字義不了矣

如何與同姓而殘賤遇我

樾謹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視其濫辭

樾謹按濫當讀爲蘊古字通也濫辭謂蘊蓄之辭卽

上所謂微其辭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樾謹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注曰介猶閒

也故古語以閒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
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即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
猶閒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
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
字卽吾無閒然之閒玉林篇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
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
秋大之此所閒也卽可說此介字矣凌注曰介因也
失之

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懋謹按已字絕句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

閒之論衡謹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
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交受
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旣大顯已於所代之國
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玉杯

懋謹按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者爲繼周
之弊故若此也爲有一聲之轉爲可訓有有亦可訓
爲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五其比

懋謹按五當爲伍古字通伍其比偶其類兩義相近

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屠其贅

樾謹按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篇作杜費是也凡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者宜杜塞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樾謹按文九年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

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卽位則諸侯踰年卽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卽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是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然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於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

懋謹按此今文尚書也祗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祗悔鄭注曰祗病也說文疒部疒病也祗與疒通

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竹林

懋謹按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為衍文

術修之義也

懋謹按術當讀為適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適古述字述與術通述適同字則術通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鷓鷯字音聿亦有術音

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以顏說推之術通作鷓則亦通作適矣爾雅訓適為自適修之義即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適修而訓為自者董子此言即本詩文耳

故按春秋而適往事

懋謹按詩殷武篇勿予禍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為責數之數亦可為計數之數按春秋而適往事猶云數往事矣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

子二十五 六
樾謹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子施失恩於親是其證也施讀爲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

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 王英

樾謹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並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爲之諱 句 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云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

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王道篇云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至於鄙取乎莠以之爲同居

樾謹按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尙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般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嗣與司古通用 精華
或請焉或怒焉者何

樾謹按怒當作攻攻誤爲奴因誤爲怒矣上文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此承上文而言不

得改爲怒也下文曰故鳴鼓而攻之亦不云怒足知其誤

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樾謹按周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責陳不離者責陳不附也本或作納乃不得其義而妄改之

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

樾謹按位當作正字之誤也上文曰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是其證

剔孕婦見其化

王道

樾謹按見字當作觀乃壞字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作剖孕婦而觀其化可據以訂正

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樾謹按以貴上當據公羊隱元年傳補立子二字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

樾謹按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立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是一事其閒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

於此也

恩衛葆

樾謹按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預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休解詁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為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采省采即古文字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

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囹圄之平也則其為俘囚明矣竊謂字當作寶義當為俘何休所解未達

斯吉

閱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閱公絕脰

樾謹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為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為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說詳羣經平議

自內出外無亡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榘謹按宣三年公羊傳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
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卽用彼傳
文而有譌字然彼傳論祭祀配食之禮與此論虞公
貪財全不相當未詳其旨

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

榘謹按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曰物謂鬼神也東
平思王字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曰物亦鬼然則乾
谿有物女者殆亦鬼神之類

匹馬隻輪無反者

榘謹按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

曰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
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
不易輪轍之義殊爲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
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段字析易疊韻故螻蛄名蜥
蜴而詩節南山篇胡爲虺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爲虺
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
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枿張遷碑陽氣厥枿是也又或
作析魯峻碑析薪弗荷是也枿析茲從片則析輪猶
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爲優矣
觀乎謬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榘謹按詛當讀為作言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

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盟會要

榘謹按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為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即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

論賢才之義

榘謹按義者宜也論賢才之義即論賢才之宜言各有所宜也

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榘謹按乃在乎三字衍文也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聖人之言也下文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其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此正申說

安在乎天地之前之意可證此三字是衍文矣

安容言乃天地之元

懋謹按乃是及字之誤聚珍本曰乃他本作及當從之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服制象

懋謹按下然字衍文也此以通古今別然不為對文王篇士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是其證也後人不知然不即然否而於不下又加然字失之矣荀子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蓋亦後人

所增失與此同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

二端

懋謹按深字無義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疑此文深字亦氣字之誤深字左旁之突隸書或作采與氣相似氣誤作采因誤作深矣當據何劭公注訂正

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

俞序

懋謹按下文有故子夏言故子池言則此文予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奪誤難以盡通耳

任羣賢所以爲受成離合根

樾謹按此本作任羣賢以受成所爲二字涉上下文而行

分障險阻立元神

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遠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文義與此略同則此文分字疑介字之誤介與喻通以爲名定實考功名

樾謹按爲字衍文以名定實與上句以多除少相對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

樾謹按比二皆衍文比卽先字之誤二卽三字之誤皆因誤致衍者也

以爲一最

樾謹按當作以一爲最與下文五爲中九爲殿一律順數四而相復三代改制質文

樾謹按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關文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樾謹按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統爲始也初下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柰何曰正黑統者麻十

一字

是月不般

樾謹按凌氏注云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
 罪法所不刑此誤以是月二字屬上為義也上云法
 不刑有懷任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
 刑有身懷任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夫既
 以養微說之則是月不般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
 不般與下文聽朔廢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日也僖
 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為晦
 日其明證矣凌氏以公羊說董子書抑何不達此旨

用織施舞

樾謹按此即所謂施舞也周官樂師有施舞鄭司農
 注曰施舞者斄牛之尾又春官序官旄人鄭注曰旄
 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為織施者據周書王
 會篇樓頤以星施孔晁注曰施所以為旄羽珥然則
 織施舞之即旄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為證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
 樾謹按四法即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
 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注引錢云
 四法即夫子所以答顏淵者殊失其旨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官制象天

樾謹按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大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大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

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樾謹按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即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為陽若春秋之稱陽秋矣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即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為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

三春不可通矣

是故以其三為選

樾謹按依下文當作是故其以三為選

以十端四選

樾謹按上云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

四選二字涉上而誤

以三公之勞率之

樾謹按勞當讀為僚僚從寮聲與勞聲相近瞭亦從寮聲而或體作營從勞省聲即其例也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注曰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

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

堯舜湯武

樾謹按此有闕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

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

舟車甲器有禁

服制

樾謹按甲乃申字之誤申與陳通詩大雅文王篇陳

錫哉周商頌烈祖篇申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說詳

羣經平議申器即陳器定四年穀梁傳徙陳器范注

曰陳器樂縣也是也管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

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

爵國

樾謹按下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凌

引天官疏天官總攝三百六十官未得其旨

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

樾謹按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

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即所謂通佐也故知十

上卿當為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

聚珍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作

二十則後人依既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

諸侯大國四軍

樾謹按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凌氏注云

考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
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
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凌氏此注雖似
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
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
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
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
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缺一口軍
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
得更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

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
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
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
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
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卽在
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卽在三軍之中不得
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
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
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狝四當爲三
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竝其證

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

懋謹按上百字衍文也方十里之地不得有方百里者百而方百里者百則不止二千四百口故知其誤當云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

懋謹按凌氏注曰與上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字之下當有者字此大誤也與上十字乃衍文耳董子原文本云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百里之地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十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十里

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姑舉大數耳下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然則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方里者六十六其數甚明凌氏何猶未達乎

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懋謹按三七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當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人亦改爲二百二十人矣

王后置一太傅太母

懋謹按下太字疑衍文蓋尊之曰太傅母不當分之為太傅太母也

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

懋謹按下文言大國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

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奪誤

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

懋謹按比公者三字衍文

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

懋謹按當作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蓋

方七十里之地為方十里者四十九三分去一應除

去方十里者十六得方十里者三十二餘一箇方十

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

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

二十八方十里者六十六失其數矣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六

懋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

五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三分除一應除去
方十里者八得方十里者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
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
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六十六
傳寫奪誤耳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
得田方十里者六十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六蓋方三十里之地爲方十
里者九三分除一應得方十里者六傳寫誤衍十字
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定得田

方十里者三

樾謹按善衍字蓋卽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
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
字君之地則止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
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
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四
分除一則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所云半字君之地者
必誤也
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
與方里者五十

榘謹按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蓋方十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并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

仁義發第二十九
榘謹按發乃法字之誤篇中云是故春秋爲仁義法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是其證也

未致豫備之則美之

榘謹按致當讀爲至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

榘謹按上文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竝無六者則此六字當爲衍文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榘謹按論卽謂論語也言此所說者在論語已有明文而人顧不之察也下文引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

惡居上不寬爲禮不敬皆論語文可證必仁且智篇
曰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亦卽
是論語所謂不知人者卽愚不知人是矣

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 必仁且智

樾謹按無復當爲無後字之誤也亡國下有闕文據
上文云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則此當云桀
紂是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德清俞樾

春秋繁露二

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 身之養

樾謹按當作大有義而甚無利與下文人甚有利而
大無義相對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
其至德海內懷歸之 觀德

樾謹按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
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

有讓字

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

檄謹按上下文有避齊桓也避楚莊也之文則此文避紀侯與鄭厲公也八字爲句遍乃偏字之誤偏誤作徧因爲遍矣徧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公羊傳注曰徧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得徧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戮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徧戰徧戰然後得書日故經書曰公

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而不能徧戰之謂也故曰魯不能徧也

號其大全暝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

深察名號

檄謹按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暝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按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暝也者云云乃釋民者暝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

是故王意不普大皇

樾謹按大下奪而字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如左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春

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豪之末故名寶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柢眾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即爲

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
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性也
蓋古人言義理不離乎聲音訓詁卽孔子正名之義
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
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闇於性云云誤羈入深
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
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

性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樞謹按王道焜本注曰性疑性如甚切樞也然性不

訓樞說文木部集弱貌則樞仍性字之訓耳非其旨
也今按性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曰
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性亦有任制之義
釋名釋喪制曰小要又謂之性性任也任制際會使
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性眾惡於內弗使得
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身有情
欲性性禁對文然則性卽禁也亦猶性卽襟也原注
所訓未達其旨

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樞謹按名術字

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

五行對

懃謹按河閒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

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卽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既以五行爲天之經矣豈此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屢於此耳今訂正如左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

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士德之爲也人官之
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
是矣

天之大數畢於十句句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
功十而畢成

陽尊陰卑

越謹按上句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水火
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
旬計安得言十句乎下兩句字乃旬字之誤旬者周
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

安所加以不在

越謹按以猶而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安所加
以不在猶云何所加而不在故下文云在上下在大
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歷舉所在以明之也
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越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
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
作空虛可證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

王道通二

越謹按當作人主之好惡喜怒下文云然則人主之
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可證

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

懋謹按溉讀為既既盡也

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辨在人

懋謹按就當讀為酋史記魯世家考公會索隱引系

本作就是也大元元文直酋相勅范望注曰酋殺是

酋與殺同義

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陰陽終始

懋謹按溉濟即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

故清潔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陰陽義

懋謹按清潔同義不得以酸鹹為比據煖燠孰多篇

云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也不能有孰又云薰與溧
其日孰多皆以薰溧相對為義疑此亦當云故薰溧
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淺人罕見薰溧故誤改
耳

上所右而上所左也陰陽出入上下

懋謹按當作上所右而下所左也下文云以此見天

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所右下其所左與此文同

可證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基義

懋謹按有餘二字衍文餘即徐之誤而衍者既衍餘

字因又增入有字耳上文云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
寒不凍暑不暍並無有餘之義故知其誤

首參員

人副天數

樾謹按參讀為頌說文頁部頌大頭也詩魚藻篇有
頌其首毛傳曰頌大首貌並合參員之義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

五行相勝

樾謹按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于五行
最尊故為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通
當為衍文

司營為神

樾謹按宣三年左傳使民知神姦是神與姦同類上
云司農為奸此云司營為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
司馬為讒司徒為賊司寇為亂一律矣
士卒不使

樾謹按不使謂不從也爾雅釋詁使從也

比相生而問相勝也

五行相生

樾謹按問乃問字之誤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是也
問相勝若秋金勝春木是也

鳳凰高翔

五行順逆

樾謹按上文恩及羽蟲則曰鳳凰翔此文咎及羽蟲

則曰鳳凰高翔豈以高卑爲恩咎之別乎殆不然矣
高翔當作不翔宣元年公羊傳注曰摘巢毀卵則鳳
凰不翔是其證

木千金則地動

治亂五行

樾謹按當作木干火則地動

惡者不出五行變救

樾謹按出乃黜之段字

隱武行文

樾謹按隱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曰
卽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

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

五行五事

樾謹按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爲法字之誤
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官

太宰曰灋則以馭其官

從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樾謹按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

臣從行而天下治矣尙書洪範正義引鄭注曰君言

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

郊語

樾謹按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淺人誤分蠶珥

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

言不必立校

樾謹按校讀爲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

問爲而爲之

樾謹按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奪其所二字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

樾謹按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

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本書借有爲又者不可勝舉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也

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

樾謹按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卽僖三十一年傳譏不郊而望也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樾謹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

其文多錯亂盧注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
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
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
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
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
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左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
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
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
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

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
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
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
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
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
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
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
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
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
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

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
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
莪莪髦士攸宐此郊辭也其下曰溥彼涇舟烝徒楫
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
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
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
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宐此文王之郊也其
下之辭曰溥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

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
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
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
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
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
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于
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
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旱

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
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
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以是家者是家安得立
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
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以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以
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
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
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
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

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
尙不辟况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
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
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
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
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
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
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以人某敬拜皇天
之祐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

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

懋謹按探乃深字之誤

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

懋謹按其閒當作其家上文曰天若不予以是家者是

家安得立為天子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

者天使是家故此云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家不可

以接天何哉以文義求之當作其家無疑

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懋謹按此本作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涉上文即以

其初郊郊必以正月而誤疊郊字耳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

順命

懋謹按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

祖

州國人民

懋謹按民乃氏字之誤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

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臣不奉君父

子二十六
越謹按當作臣不奉君命

或以驚當鳧驚非鳧可用否 郊事對

越謹按此本作或以驚當鳧鳧當驚可用否故仲舒

對曰驚非鳧鳧非驚也又曰柰何以鳧當驚驚當鳧

可證此文之誤

搔而不可從繞 執贊

越謹按從衍字繞者撓之段字搔而不可撓即荀子

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絕

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

陽有似於聖人者

越謹按聖人下當疊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

也至陽亦取百草之心始說陽之似聖人然則此當

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

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也

山則龍從巖崔推鬼隤 山川頌

越謹按此本作山則龍從巖隤說苑雜言篇作夫山

隤從隤隤即本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

隤從崔鬼或作隤從推隤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巖

崔推鬼隤隤矣一聲之字不應疊用其誤可知上林

賦於是乎崇山巖巖龍從崔隤亦本此文竝可為證

不遺小問

樾謹按問乃閒字之誤說苑雜言篇正作不遺小閒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求雨

樾謹按聚珍本云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

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人皆齋二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用民間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立之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書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

亭長里正同類此所使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
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
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

夏之所受初也

祭義

懋謹接受初當作初受傳寫誤倒

夏約故曰初

懋謹按此本作初受故曰初即承夏之所初受而言
與始生故曰初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烝皆承上而
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
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初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

約字形皆相似也

天有兩和以成二中

循天之道

懋謹按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
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
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
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懋謹按此節多衍字今正之曰是故東方生而西方
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起
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天地先盛牲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越謹按地誤字盛牲而後施精以天言不以地言也
下文曰地氣盛化而後化故其化良則此文天地必
天氣之誤
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
所養大成
越謹按生衍字蓋卽至字之誤而衍者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暖之所以壽者
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越謹按凌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義非也暖無

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暖之所以壽
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
食冰自屬鶴矣董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凝
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疑曰俗冰從疑是也
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
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
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爲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
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

越謹按天并二字無義疑當作弃天弃與并字相似
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

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夫不顧天數正弃天
之謂可知其誤矣

冬避重溲

懋謹按溲為沛溲字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
以濕為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溲即重溼也以溲為
溼猶經傳之以濕為溼矣李翕析里橋卮閣頌醪散
關之嘯溲溲即溼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
拾遺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
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

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

懋謹按如此物獨生即而此物獨生也惟其文傳寫
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
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
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
之便於人也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

天地之行

懋謹按此皆承上文而言上文云高其位所以為尊
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則此文貴爵下奪所以為尊
也五字

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樾謹按聖衍字也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之衍明矣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樾謹按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天道施

樾謹按治乃始之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德清俞樾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過秦上

樾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卽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合縱締交相與爲一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爲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

必古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刪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

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俯字誤作俛而陳涉世

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以軍法言卽上文所謂行伍之間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樾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于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第之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皇本紀又誤爲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

過秦中

樾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樾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覩終始之變覩字誤分爲者

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鬲字爲閒見二字矣

循津關

過秦下

樾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

樾謹按案土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土乃土字之誤

吉府本正作土言安息其士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宗首

樾謹按閒乃聞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爲

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篇

雷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閒所不

欲焉猶曰恐將歲閒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

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聞所不

欲卽指此等事而言蓋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無

歲不聞也聞與閒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

不言養禮畢於尸聞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

聞其義或殊兩聞字今皆誤作閒辯見羣經平議此

文聞誤作閒正與彼同盧氏文昭不能訂正反謂此

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匈奴篇云疑將一

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樾謹按古府本建本竝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爲句天卽天時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口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爲句奇之言奇羨也奇贏也史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贏是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贏而欲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

刪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潭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潭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

數育

樾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卽接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云云文氣照合今以臣聞之自禹以下至又將誰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蓋由後人依漢書刪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

樾謹按怪字難通明吉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怪者形似而誤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

樾謹按是當爲足下文食穀之法固百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

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樾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真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

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樾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

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

藩傷

樾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蓋謂奪之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藩疆

樾謹按盧校本刪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
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
起下文也下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
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蓋賈子原文
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了
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

大都

樾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曰長是
其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

也遠謀亦當爲媒奸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

等齊

樾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
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踴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
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
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命令儀令言是也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
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
之言曰命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

也使與上文一律然合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
本而闕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
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
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
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
册疑
樾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
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
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奪
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

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
殆不少矣益廉

樾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爲
可蓋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
良猶甚也良有卽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
王至甚卽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
而欲王類至甚也逋迺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
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
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二十五
七
懋謹按恃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恃之二國耳謂亦恃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五美

懋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懋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即承此而言可據訂也又按漢書盡

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特賴其尙幼倫煖之數也制不定

懋謹按倫乃倫字之誤煖乃緩字之誤倫緩者言苟

緩之而已建本誤作倫煖其字形尙相近潭本作倫

煖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懋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象即衆字之誤

周襄王出逃伯鬪審微

懋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爲避大叔帶也而此以爲逃伯鬪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表出之以廣異

聞闢卽鬪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階級

樾謹按弛讀爲纏說文糸部纏繫纏也聞命而自纏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據說文弛或作號與纏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慮非顧行也俗激
樾謹按慮猶無慮也古人常語慮非顧行也謂大氏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行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

增下云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賸戶之簾亦言其大

氏如此也潭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斫時變

樾謹按攻當作工貴人竝衍文貴卽賢字之誤而衍者因又衍人字耳斫乃折字之誤故潭本作圻圻與折尤相似也善突盜者爲折折讀爲哲古字通用尙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尙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也爲哲與爲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輟而相紹者爲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樾謹按下出字衍文倫踰等三字卽在上出字之下
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倫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
傳寫脫倫踰等三字補者誤箸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

樾謹按毋當作侮言爲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釋
官而歸爲邑笑語意相近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

瑰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
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

之費曰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
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宜一歲與作之宜一日相
對爲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
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
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
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
傳公卽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
竝曰公謂顯然爲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

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是其義也

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孽產子

樾謹按建本如此潭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

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為大句治句可也句若

為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蓋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為

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為大又是一說上文

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

之說也此云夫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

乃破為大之說也賈子以為獻計者但知為大耳為

大而治誠可也為大而亂則豈若為其小平文義甚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為大雨說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為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為

樾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

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為大治可也若為

大亂豈若其小蓋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

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為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

進計者猶曰無為則既遺為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

云無為亦殊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為大班

固刪削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文太於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

壹通
樾謹按所謂即所為也古書謂為字多通呂氏春秋

侍君篇凡吾所為為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

世家上所為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正

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之矣

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為也

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奈何久不正此與前段罷關意

六不相承當合下屬遠篇為一蓋壹通篇之文至害兼

覆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即為屬遠篇傳

寫者誤割之非賈子之舊矣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屬遠

樾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為之振動也今

衍不字非其意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

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

樾謹按盧校疑行勝當作行滕已得之矣自詣當從

譚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即儲之段字也以所

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慮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氏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痺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樾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卽得字之誤而衍者古得字作昇闕壞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遼遠人不願往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氏非彊有力卽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諸卽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樾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此即指諸侯而言班固所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從漢書削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 憂民

樾謹按甚也即甚者屬下為義猶曰甚者野無青草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論語陽貨篇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竝上言古者下言今也是也與者同

未獲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從潭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然其困已若此

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樾謹按偷讀為輸荀子脩身篇偷儒轉脫楊倞注曰偷當為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 解縣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 匈奴

樾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

古曰味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仁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

約致也竝與此同

美哉臙炙肉

樾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臙即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為從煑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臙顏氏家訓曰火旁作庶為炙是也庶與煮同聲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然則臙從煑聲猶臙從庶聲矣讀者以臙即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哉臙具醢醢皆三字為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樾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爲俱因誤爲但矣下文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具樂爲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富

樾謹按富當從建本作官盧校依他本作富非是官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傳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卽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囿京殿有編馬庫有陣車竝就

館舍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富者之誤矣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樾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慮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本域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慮與無慮同猶大氏也言大氏出其單于之邦域時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樾謹按薄讀爲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公博釋文曰博字書作簿然則此作薄者疑簿之誤矣上文或薄或拚義與此同

具帶服賓餘

樾謹按賓餘卽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余當爲餘是也賓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賓連卽比連也說文日部引詩國步斯曠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曠頻亦一聲之

轉賓得通比猶曠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比於死卽濱於死也竝可爲賓餘卽比余之證衆欲無來恐或軒之

樾謹按軒乃擗字之誤文選長楊賦麾城擗邑李善注引蒼頡曰擗拍取也恐或擗之言恐爲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擗卽擗之誤此作軒又擗之壞字矣

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樾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
大甯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與此大字正同
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
軻殺秦王政淮難

樾謹按此本云闔閭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
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
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
篇曰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
大畧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
忠於公諸書竝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
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為之從善而抑惡以草勸其心

傳職

樾謹按草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草千載李
善引蒼頡篇曰草戒也草勸即戒勸國語楚語正作
以戒勸其心

德言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為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為
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
為孝並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
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傅篇作天子無
恩於父母父母即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為文隸
書所字或作所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
大戴記保傅篇作安如易如即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
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
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
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植言同時也累數
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即累說
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義故疑
其有脫文矣

左臆右臆

連語

樾謹按臆讀為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

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宥止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擲也此提石二字之義

以時巡循

輔佐

樾謹按巡乃順字之段借巡順竝從川聲古通用也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即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樾謹按命字上奪脩憲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息淫聲皆三字為句荀子王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可上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
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提也此提石二字之
語午平蕭卷二十

以持巡盾輔佐

禁至釐其意也

之段借巡順竝從川聲古通用也

息至釐皆二字為同借于王師篇計前憲命審藉商

審藉商命禁涖言息至釐

即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其土半限為肉字矣魯語德清俞樾水蟲罕水與火

謝賈子二肉之義未精肉與骨之與字皆不與肉關

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禮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

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

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乎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乃還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

不還及也沒不還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逮下之事

不出穎羅

樾謹按穎讀爲絳大元元瑩篇禍福絳羅正以絳羅二字連文可證也絳從圭聲穎從頃聲而得相通者說文焯讀若同卽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爲跬聲之誤也然則絳之通作穎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闕其上半則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麗設奔鄂以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蠶猛虻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慮或作宓故伏羲氏漢書五行志作慮古今人表作宓密與慮宓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鑠乎大仁之化也薄鑠連文猶言灼鑠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韻是

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
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並其證也
是故薄鏐卽灼爍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
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昆劉暴樂也桑柔篇
毛傳作暴爍卽此文薄鏐也暴爍本希疏之義而因
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
其字爲灼爍說文新附灼爍光也許書無灼爍而有
灼爍實則皆後出字耳

溲然溲然憂以湫

容經

樾謹按此當從潭本作憂以下湫卽溲之異文不當

重出

喪紀之容恟然懾然若不還

樾謹按還亦當爲還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還者
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
也

身似不則

樾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
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
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
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

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旄如濯絲

樾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旄犀高誘注曰旄讀近綢繆
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旄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濯
絲之義

隨前以舉

樾謹按隨乃駮之段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
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按
讀同竝其證也古無駮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
議周易執其隨下此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下

相對爲文言拜之時其駮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
也益知隨之爲駮段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樾謹按揖與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
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蠻夷安輯西
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竝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
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爲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
也潭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愷德勝威則施

愷謹按愷當讀為愨周書世俘篇凡愨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愨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愨也施者弛之段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春秋

王莽制安禱密內並其意也

愷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為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愷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愷謹按視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即承上文為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為天之視聽矣

冠挾城堞矣

檇謹按挾讀為接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竝曰古文挾皆作接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檇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韵巨與下為韵大與下則非韵矣當據國策訂正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

先醒

檇謹按靜讀為靖古字通用尚書堯典篇靜言庸違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卽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口御

耳痺

檇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為悟御從卸聲卸從午聲悟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悟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錡或作錡卽其例也天下服而無悟者謂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悟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腑水

檇謹按腑卽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右旁耳呂氏春秋

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
篇淹芳芷於腐井兮王逸注曰腐臭也卽此所謂腐
水矣

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

樾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匈奴篇閒官卽閒館謂
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靈囿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
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爲
積故曰因閒館爲積也

稱善累德

樾謹按稱讀爲再說文萬部再并舉也并舉亦有積

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樾謹按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吉府本同當從之蓋
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逆人則天
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
哀回泉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然則范蠡負石
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
長爲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
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卽如子胥
爲夫差所殺其事甚著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

何籠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懋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醜

諭誠

懋謹按說文角部觶小解也醜卽觶字變從角者而從酉耳說文以為小解實卽解之異文觶之為觶猶

觶之為觶也

大夫國士畜我

懋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眾人畜我此云夫國士

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

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

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

大夫為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為大夫也

雖屬錯譌而尚可見古書之真別本有作是以者則

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譌非也又階級篇

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本作遇我

亦失之拘矣

翟寔國也惡見此臺也

退讓

懋謹按見當作粵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譌史

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尋字之譌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衷糧而至君道

檇謹按民間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於義殊不可通潭本作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麇裹而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干祿字書所載如匝作迺作匝作迺作迺作迺凡從匚之字每變而爲之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間之者已衷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

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境字以合之其句讀舛而義亦全失矣

榆鈇陂雜芷若童虱視益口笑勸學

檇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榆鈇陂未詳疑榆字讀若司馬相如傳揄紵縞之揄揄之言引也陂乃帔段字此句蓋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芷若皆香草也列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此當以三字爲句也童虱視義不可通童疑望之段字虱則風之誤字言望風而視也益口笑者益讀爲翳堯典之益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

翳口笑卽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尙當闕
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榆鈇卽陝輸因以
榆鈇陂雜爲句芷若蚩虱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已者不在乎已也古人謂不
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
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闕與不闕邪亡於辱之與不
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
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
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

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

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

道術

樾謹按儀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
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凡人置鏡必稍傾衰之然
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爲齧

樾謹按齧字無攷說文齒部齧缺齒也讀若權疑卽
此字蓋相齧齧之意
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汙

樾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滂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滂是汙爲停積之水故反行爲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樾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尙爲之淮南子說山篇尙氏之壁高誘注曰尙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本作尙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六理無不生也六術

樾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樾謹按與乃興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樾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其說畧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爲度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卽下句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

道德說

樾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彤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

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盧校遂於弗字絕句
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

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

大政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謂之不明句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

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

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

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
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
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
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
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卽可證此句之誤
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
而從君其如景矣

樾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喻然後
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并而
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

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嗶嗶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
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 大政下

樾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樾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

樾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云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兩文相承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樾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本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句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卽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卽

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
 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
 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又按上句
 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
 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
 更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
 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並同
 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即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譁者其惟道矣 脩政語

懋謹按譁讀為劓說文刀部劓滅也字或作搏管子

五輔篇整齊樽訓以避刑戮又或作樽荀子不苟篇
 不能則恭敬樽紕以畏人搏訓樽紕並即劓滅之義
 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譁者謂雖分以
 與人而其數不為之減也盧解以譁音釋之則與分
 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譁字下注云音搏
 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懋謹按忘讀為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
 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謂播之於
 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
 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並同

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樾謹按賞讀爲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樾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

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顓頊之言云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爲顓頊以實其爲帝嚳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云傭書小人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爲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

所引不備未足爲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
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并爲一談也若此有兩
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并而一之乎
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樾謹按困學記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

脩政語下

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故粥子
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器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
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

三者並舉以而字連屬之又用乎字爲語詞耳上下

文粥子之對竝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
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
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
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

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
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

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樾謹按制令當爲制度蓋訓命爲制度訓基爲經故下文曰經制度卽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當訓令遂改爲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聞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爲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

胎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傅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說之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斟水杓也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爲斗則斗亦未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竝非斟酒之物孔氏謂持升卽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爲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竝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

篇印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菹醢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執觴觶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醬器則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為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為升均非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為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懋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竝疑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蓋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

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為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譌難讀耳

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檀懋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彊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

無宐治之民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宐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為句盧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為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吉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諸子平議二十九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原道

樾謹按撫讀為撫說文巾部撫覆也古書或以撫為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即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幘於六合高誘注曰幘覆也撫幘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
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遂離騷經閨中既遂遠兮招魂篇高
堂邃宇王逸注竝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
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
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
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挾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挾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

多以挾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挾抱引戾也故移挾
字於下使挾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
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
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
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
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挾扶搖抱
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挾抱羊
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

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軌道之要觀無窮之
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
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
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
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
子補上句風雷之起洪又曰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里鞅文臣同
越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
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
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韻

動容爲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
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搭動搭也容卽搭之段字亦
或作溶韓子楊摧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卽
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
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
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
禮記竝誤也說詳羣經平議卷之九
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越謹按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竝稱伊尹
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

秋駕於其師卽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與道文並釋時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樾謹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

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蛸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卽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卽大海也

藏於不敢

越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卽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取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越謹按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竝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

越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

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

憂悲者德之失也

越謹按上云喜怒哀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卽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卽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豈必處京臺章華

懋謹按京臺卽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攜文作彙從彊得聲與京聲相近麿或作糜鱸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卽強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慕

懋謹按高注曰恍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亾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

乎恍當讀爲誑說文言部誑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

上言誑然義正相應作恍者段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懋謹按不入於耳何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

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懋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驪培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卽從脂膏殖敗之義

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樾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樾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

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

守篇正無兩者字

倣真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

樾謹按範即犯之段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

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

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

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

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

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

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筴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

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筴即大數也與亦舉也言止

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

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
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

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
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礪

樾謹按高注曰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
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
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
崔謨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卽本莊子義
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
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筭以游太清

樾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爲訓釋
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
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坵謂臺當作臺
古文握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
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
智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卽持簡猶靈臺卽靈持矣
譬若周雲之龍菴遼巢彭瀛而爲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
雲甚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怒如
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
爲雨卽詩所謂朝隤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
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卽雲也文
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
也卽可說此周雲之義

茫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
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
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鑄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鑄今之金尊也鮮明好
也此說於鑄字之義未得鑄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
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
鑄鱗謂鮮當爲鱗然鑄鱗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
犧尊非所施也今按鑄從尊聲尊猶敷也謂以金敷

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鑄史記禮書注金薄
璆龍索隱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卽鑄之段字也鮮
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爲
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
鑄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爲華藻之形疏刻而
金飾之是爲華藻鑄獻

不知耳目之宣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宣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卽淮南所
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

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

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

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樾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尙羊物之終始而條達

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又說山篇人
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

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洞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或作涼楊君石門頌平阿涼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涼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

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旣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灑灑卽說文泉部灑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爲別本作流泉之證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

懋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竝無觀字是觀爲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

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為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躡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

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窅

樾謹按高注曰扁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扁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扁牛鼎之扁長三尺小扁腳鼎之扁長二尺是扁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扁橫木枝

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肩故以橫
肩竝言
蝥蟥嗜膚而知不能平
越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
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
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蠆螫指
而神不能澹高注曰澹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
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
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
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攫人心

也直蜂蠆之螫毒而蝥蟥之慘怛也言攫人心不言
攫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稟其可得邪

越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
注竝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
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
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

天文

越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
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

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尙未盡變字之義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樾謹按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爲文草書德字作𠂔與位相似故德誤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樾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塙證又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社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剗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司馬及治田土卽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卽此五官之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樾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樾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為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

天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而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為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雨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

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曰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曰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為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一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樾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

是其義也三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樾謹按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斂字之誤尙書

洛誥篇乃惟孺子頒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攷是布攷卽布頒猶言頒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頒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爲衍字而削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懋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

地形

懋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爲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懋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疑有脫誤

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懋謹按門開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閒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爲閒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懋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

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文
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夢也渚資也九
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殞也大澤也少海也元
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
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殞八澤之雲是雨九州今
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殞與下不一律矣
高注大澤無通皆數名也本作無通數名也蓋無通
是數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數名未顯故必
注之因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
而以爲皆數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

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
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因東方多水故從大
稱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
少海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
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
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
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
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越謹按下文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

醜大與細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脆
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卽脆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
脆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
人柔柔亦脆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樾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
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辨注曰蚯蚓
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面末僕修頸
樾謹按高注曰末猶脊也然則末僕者謂其脊句僕

也末上不當有面字疑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末
僕而後耳釋文引李云末上謂頭前也蓋訓末爲上
又以上爲頭故以末僕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
說文木部木上爲末故人亦以上爲末矣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樾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濰
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是汶水有
二一入濰一入沛沛卽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
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
襍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塙指漢書地理志

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今原
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
弗其二字疑卽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
似曰秦地有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
突生海人謂文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
樾謹按下文又曰凡突者生於庶人兩突字皆朕字
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腴胝無朕韋昭曰朕戚中
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朕毳膚皮也然則
凡朕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
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

以朕言猶鳥獸魚龜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
傳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
突矣管子侈靡篇有鵬字卽寫字之誤墨子備城門
篇有贖字卽竇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爲肉
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爲鵬爲贖與此
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突生
海人不相應卽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突
生海人突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謂墨子侈靡篇有介鱗生蛟龍
樾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蟲也不當兼言介上文羽

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
毛犢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一字以配之使成二名
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潭
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突生海人窆下亦必
脫一字矣此說本非以容者土然魚人俱與突生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時則
樾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
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為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
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為異於
是改雨水不時為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

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竝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早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槁此
早字即早字之誤

令滂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
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
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為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
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
也張所據月令即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

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
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
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
無義改榜爲滂而古義湮矣

大禱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禱字之誤也禱
之與禱猶凋之與幬說文分禱禱爲二字非是阮氏
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彫字釋爲割字
然其文云用彫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爲
禱其左旁乃周字蓋段周爲禱而右旁又作刀翁氏

方綱以爲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
異也用禱眉壽萬年卽用禱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
著金石瑣談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爲無義以此鼎文
證之疑本亦作彫學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爲割字耳
淮南作禱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
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
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咎也管子幼官
篇作春行夏政闔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

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閻與奄通因脫閻字而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夏令所致乎即此可知其非矣直而不爭

越謹按爭讀為絳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絳屈也江河之間謂縈收繩索為絳故此曰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絳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越謹按移之言迤也說文辵部迤衰行也移亦有義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靡迤搖動也是其證也匡與輶通說文車部輶車戾也考工記輪雖敝不匡匡即輶字不移匡言不衰曲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說古之陽侯始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上地名關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即此陽國之侯也
沂水南遷陽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式此可知其非矣

雖則不國則國雖字不海則言不遠曲出屈也江
其其焉出與與並能文車積理車只出卷工信
義顯信王燕燕手呈世殊五義曰詩既與也餘他
出韓與外之言也其文多暗戲其計也其亦自送

諸子平議卷三十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覽其

樾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
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傳寬是也高注以
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
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
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即此陽國之侯水經
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直偶於人形

樾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直偶與人同形則增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樾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龜也此說迂曲九一皆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擊者少

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

知不能論

樾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爲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故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爲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知也說文心部愉欲知之貌論與愉通下文曰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子三十一
懋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
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
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
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卽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
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爲天地始形之
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懋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行乃字本作其失之
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

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爲說耳文子精神
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
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
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鞭

懋謹按鞭當讀爲纒說文糸部纒交臬也段氏玉裁
曰謂以臬二股交辯之也交絲爲辯交臬爲纒此云
左右若纒言如臬之交辯也左右若纒周旋若環兩
句一律高以本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三十一
三
樾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
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
螭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騰蛇也從
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
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
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樾謹按高注曰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
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甚爲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
當乃壞常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常也

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推上意而壞常是其明證
獵不聽其樂

樾謹按高注曰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是此樂字
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
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効匹夫之聽王注曰聽宜爲德
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卽不得其樂言雖田
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
後人不知德爲得之段字遂臆改爲聽耳
相攜於道奮首於路

樾謹按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

耳此說極爲迂曲淮南原文本作奮於首路首猶嚮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嚮也是其義也相攜於道奮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嚮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潦水不泄瀆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

懋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涸而枯澤者涸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瀆瀆極望然旬月不雨則涸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瀆而無源也與上

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精神

懋謹按惟乃惘字之誤隸書罔字或作𠄎故惘與惟相似而誤也惘像卽罔象也文選思元賦鹹汨飄戾沛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瀕濛鴻洞一律皆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乃高注訓惟爲思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榘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爲塙
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
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
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卽此九解矣
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
爲九也

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榘謹按熏當爲勳勳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勳
而言之則勞亦勳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爲
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

勳亦勞也此文曰曷能久勳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
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燠而不息蓋由
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
內而不見也

榘謹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
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
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
一切經音義一引衛宏古文官書曰尋得二字同體
尋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

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樾謹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長得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旣倒之正文而改之耳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

樾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爲一化當從之言生之數雖有千而以爲一也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

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

樾謹按是故真人之所游本作是真人之游也乃結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真人之游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躩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真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故真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真人之道矣其謬殊甚不可不正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樾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
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
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
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於頂膈下迫頤
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
以我爲此拘拘邪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
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
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
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輿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蓋與今
本互易故以偃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
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樸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
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誤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
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

莊子

行使而便於物

本經

樾謹按使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

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碭而運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倣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蓄榛穢聚埝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蓄木聚曰榛積之於疆畝此注殊失其義蓄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蓄孫炎曰蓄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楊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貌是也蓄榛穢聚埝畝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埝畝也下云芟野蕞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蓄榛穢故芟野蕞聚埝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其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樟檐椽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菱荷

樾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菱字作凌言樟檐椽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上凌於曲阿也凌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下句言菱荷遂改凌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句氣蒸

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今本而字脫去校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遂誤刪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爲文今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烝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由近以知遠卽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爲一同卽以萬殊爲一同也彼云烝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卽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勑總俗作

惚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
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
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九嬰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
一曰鷺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
高誘曰大風鷺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
澤注曰羿于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
繫矢射殺之繳遮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
也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
大風於青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疇華之野野本作澤青丘之澤
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
命論曰鑿齒奮於華野華野者疇華之野也若本作
疇華之澤何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
疇華之野青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

燎焚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撩聚古人
書聚字或作聚漢書古今人表聚子師古注曰聚聚

字也俗書焚字作然兩形相似而誤聚誤爲焚自然
改撩爲燎矣廣詁釋詁撩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
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
取茲爲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並其證也
撩聚卽撩取謂撩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黍苗篇原隰既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
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抑減怒瀨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減怒水也減旣爲怒水何以又云怒

瀨乎高說非也減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揚其波也
莊子天下篇其風戔然郭注曰逆風所動之聲水逆
謂之減猶風逆謂之窸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
跳矣

樾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
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六文義一律
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簫干鍼羽旄
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尙未有干鍼羽旄之
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踉無

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
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尚非所論於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

主術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所
法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樾謹按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
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
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
所容其鋒卽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

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

樾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
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
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爲工是也不罪
木石而罪工拙工卽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
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
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樾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勸也勸字之義視權

字爲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爲之也高注
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樾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
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卽承上文而言說
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卽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
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任字不知任
卽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
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樾謹按此下當有智者云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爲智
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亦以智勇並舉是其
證也

不隨南畝

樾謹按脩務篇隨山栞木注曰隨循也不隨南畝者
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

大羹不和

樾謹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
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
卽本諸此

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

樾謹按此本作以為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為社稷而非自以為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樾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為罰當

罰與下句不尤對乎

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以稌為標字之誤標與秒同其說是也惟標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標標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樾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

子三十
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于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其未則庸人能以制勝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雖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握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尙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之下更無它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雖字之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蒯蕢不可使應敵因

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樾謹按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萇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萇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

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樾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眾愚人之所備

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
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
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是其
證也眾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眾
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
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眾字於句末轉為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樾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
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
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

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
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
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
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
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爲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
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
上令卽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爲正與非上使不
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
惟恐失仁義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壞字
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
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
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樾謹按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
讀爲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載
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
文戴之當爲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
與此載字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樾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惡及當作反皆以形似而誤惡者惠之古文與德字通反者服之本字也古書服字每作反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竝反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益力優而惡不能反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卽本正文因惡誤作克反誤作

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爲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爲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淑真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竝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

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少以儀爲見而此又段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

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與劍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知上制如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樾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并爲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樾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肱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爲用故容亦爲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容也

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卽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歔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齊俗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銖字曰楚人謂刃頓爲銖是銖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爲緩緩者纓之段字也說文糸部纓繒無文國語晉語曰乘纓不舉韋注曰纓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纓故曰其衣纓而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同義纓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謾竝訓緩故緩亦通作纓也後人不知緩爲纓之段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采之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材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為采

涕之出於目

樾謹按莊氏達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齋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

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裸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裸猶袒裸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但也袒與但同

絹以綺繡

樾謹按絹當為縞漢書司馬相如傳縞要裏師古注曰縞謂羅繫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縞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网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

而臆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越謹按兩得字皆當為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
故書中為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
規地方不中矩

跌衽宮壁

越謹按跌衽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衽至平公衣
衽中宮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
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越謹按此言欲為虛則不能為虛若夫不為虛而自
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
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
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為失之
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

越謹按或人即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
也或國古通用

諸子平議卷三十

